

快餐文学坊

第二辑·散文
报

编辑:快餐文学报编辑部 出版: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策划:于文胜 总主编:温倩 本册主编:王正 责任编辑:纪旭艳 书籍设计:文昊 党红

鸟窝里的蛇

韩嘉川◎著

爆
竹
记
忆

其实我小时候并不是很喜欢放爆竹,可是就像孩子们幼时的游戏是他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一样,我也清晰经历了那些个爆竹时代。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买了爆竹,直到除夕那天的傍晚,外面已经响起了零零星星的爆竹声,他才神秘地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了那一挂用红纸包着的小鞭。男孩子对于有没有新衣服穿不是太看重,而对于出现在面前的爆竹却是兴奋得眼睛发亮。过年的味儿,就是从爆竹的火药味儿弥散开来的。一毛六分钱一

好像沉寂了很久之后,那种声音又出现在大街小巷里了。像沉埋失落已久的记忆,某一天突然出现在眼前。由于是一些打扮入时的靓男靓女在摇头挥臂地作秀,便给人一种很滑稽的感觉。这里说的是敲锣打鼓的事儿,是那些婚庆、酒店开

的娱乐或艺术形式随着岁月的绵延逐渐都会消亡,唯有鼓是未来大众所能接受的。其理由是生命的胚芽出现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,便在接受母亲心脏跳动的声音,那种擂鼓一

震天锣鼓

一种痛楚。某位作家说,传统

样韵律与节奏是与生俱来的。此说是否经得起科学考证尚且不论,但是锣鼓在人类活动中往往是很严肃的事儿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西北大地,人们在一片飞扬的尘土中擂动着

一块菜地

少年十一岁。那年夏天,外祖父给了他一块菜地,大约有半亩,让他每天挑水浇灌。那块地栽种的是大头菜,也就是卷心菜。菜地位于一个小树林的下面,距离水井大约1500米的样子。要将那块菜地浇透,需要20担水,也就是少年要往返水井与菜地之间20次,30公里的路程。大的一只是水筒,也就是人们惯用的水桶;另一只是米达筲,就是那种圆形的,上面开口大,底部小,呈倒立的“斗”状的一种日



快餐文学坊

报

鸟窝里的蛇

韩嘉川◎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鸟窝里的蛇 / 韩嘉川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3.12
ISBN 978-7-5469-4390-9

I. ①鸟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②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8423 号

选题策划 于文胜
总 主 编 温 倩
本册主编 王 正

鸟窝里的蛇 韩嘉川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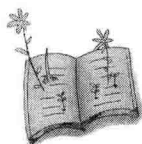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 纪旭艳
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
邮 编 830026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印 张 12
字 数 105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4390-9
定 价 29.80 元

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: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xjdzyx.taobao.com>)有售,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。

目录 || Contents

第一辑 爆竹记忆

爆竹记忆 / 001
小人书与人像画 / 004
震天锣鼓 / 009
一块菜地 / 012
鸟窝里的蛇 / 015
剃头·理发 / 018
妈妈的歌 / 021
上学路上的棺材铺 / 028
守望 / 032
也说曾经的青春岁月 / 034
阳光海岸 / 036
遥远的花季 / 039
铤漏子 / 042
城市的扁担 / 045



临海的街巷 / 048

炉火情结 / 051

要塞·干道·葡萄酒 / 055

第二辑 花开花落两由之

废墟上的生命结 / 059

管道层的孩子 / 061

橘子 / 065

遥远的冻疮 / 069

残疾猫 / 071

窗外的叫喊 / 074

手印 / 076

花开花落两由之 / 080

第三辑 街对面有一座教堂

来自黄河源的人 / 083

过松潘 / 086

感受高原 / 088

隧道 / 090

瀑布 / 091

阅读凤凰 / 092

酥麻小街 / 095

茶马古道的滋味儿 / 097

古城的黄昏酒吧 / 101

“马里安巴”在哪里 / 103

天井里的井 / 106

周村客 / 110

祭海 / 114

雾雨雷电养马岛 / 118

世博园的天空在下雨 / 120

鲜活的西塘古镇 / 124

街对面有一座教堂 / 128

第四辑 历史天空下的喘息

奥运会与一座城市的“展扬” / 132

咸海水,甜井水 / 134

还有多少史实我们不知道 / 141

回响 / 144

怀念中山路 / 149

进入一座城市的几种方式 / 156

历史天空下的喘息 / 170

第一辑 爆竹记忆

爆竹记忆

相传,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“年”的怪兽,头长触角,凶猛异常。
“年”长年深居海底,每到除夕才爬上岸,吞食牲畜伤害人命……
——“年”兽的传说

其实我小时候并不是很喜欢放爆竹,可是就像孩子们幼时的游戏是他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一样,我也清晰经历了那些个爆竹时代。

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买了爆竹,直到除夕那天的傍晚,外面已经响起了零零星星的爆竹声,他才神秘地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了那一挂用红纸包着的小鞭。

男孩子对于有没有新衣服穿不是太看重,而对于出现在面前的爆竹却是兴奋得眼睛发亮。过年的味儿,就是从爆竹的火药味儿



弥散开来的。一毛六分钱一挂的百头小鞭舍不得一次放完，小心翼翼地拆开来，计算好了一次放多少，装到口袋里，拿半截点燃的香，来到外面的大平台上，一个个点燃，享受那一声声脆响的快乐。开始的时候，将小鞭放到栏杆上，一只手捂着耳朵一只手去点燃引信，点燃的是急切的期待。后来胆子越来越大，竟然敢将小鞭捏在手上，最近距离的感受那声炸响。

六叔来接我们回老家过年了，冬日的黄昏依然的冷，走过海军疗养院的时候，寒冷的宁谧中传来市区的爆竹声。洁净的柏油路面上，北风的利刃切割着我的面颊。而当时已在全国闻名了的“青年服务线”六路公交车却迟迟没有来，只有海军疗养院年轻的女兵穿着厚厚的军装，身子一扭一扭地从空荡荡的街道上走过。八大关和太平角更是空空荡荡的，没有丝毫的人气。

对于农村，我脑子里没有概念。当我坐在火炕上的时候，难以理解六叔竟然可以将点燃的爆竹丢在炕前，任由那一声脆响在四壁震颤起回声，且使耳朵里久久留有哨子一样吱吱响的余韵。

田野里的白雪仿如破棉絮，使农村到处泥泞不堪。院子里铺了一些干草，说是给死去的祖宗们带来的牲畜吃的，那意思是说祖宗们回来的时候，要么是骑着马，或者是赶着牲畜拉的车。接他们回来的时候是有一个仪式的：接近午夜的时候，我的手里被塞了一根长长的杆子，上面有一挂长长的鞭炮，父亲用一个托盘端着一些烧纸之类的东西，来到一个街口，他在湿漉漉的泥地上跪下磕头并烧化那些祭品的同时，没有忘记点燃我举着的鞭炮。毕毕剥剥地炸响

时,会有提着灯笼的农村孩子围拢过来,在浓浓的火药味儿中,寻找落在地上没有炸响的零星爆竹。

那一夜,我始终是迷迷糊糊的,农村的除夕和初一似乎是相连的,人们都不睡觉,刚刚吃过年夜饭,便以长幼排序,对着有祖宗的画像磕头,前面的桌子上摆满了供品,有筷子和酒杯,显然是给回来过年的灵魂们食用的。除了给死去的祖先磕头,还给活着的长辈磕头,年龄小的人可以获得压岁钱。在自家磕完了头,还要在父辈的带领下,到村子里的本家去给长辈磕头,在血缘比较近的长辈那里也是可以获得压岁钱的。

那年我得到了九毛钱,从农村回来以后交给了妈妈;而与我年岁差不多的堂兄弟们却用压岁钱,买了各种吃食。春节期间的农村有很多走街串巷做买卖的,专来赚孩子们手中的压岁钱。

那是我第一次放爆竹;也是平生唯一的一次在农村过年。那一年农村许多房子是空的,许多人逃到东北找吃的去了;也有些房子的门楼上挂着黄表纸……

不知道为什么,后来我们的生活中失去了爆竹——不仅没有爆竹,甚至没有年画、对联,没有香烟、酒,每家供应半个猪脸、几斤白面……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不仅失去了放爆竹的兴趣,也转瞬失去了生命中放爆竹的时代。

再后来城市里有了不许放爆竹的法令。除夕的黄昏,同无数个平淡的冬日黄昏一样,凄冷的夕阳在大楼后面,仿如盗走人类文明光辉的小偷,却又深知自己做了一件羞耻的事儿——除夕夜的静



滥袭进了城市的每一个细节,仿佛还原了“年”的本来面目,给人以恐惧、恐慌……按照古老的迷信,那些故去者的魂灵要回来过年的;而现实中时间的轮子在空阔的街道上,一点点碾压着生存者的灵魂;静谧是一个无形的,因人而异的,承载着一切想象的怪物,在人们追思往昔的空间里,无数鬼魂涌动得令人恐惧、恐慌。

爆竹记忆,渐渐依稀了起来,似乎回到了它的远古。

载《齐鲁晚报》,先后被2009年第4期《作文周刊》(小学高年级版)、2010年2月5日《未来作家报》和2010年第2期《语文世界(中学生之窗)》转载。

小人书与人像画

神秘的线条勾勒的人物栩栩如生,描摹的是久远的年代某些人物在故事中的姿态。一种情节,画面上的人物动作不是凝固的,具有延展性,可以追溯到某件事情发生之前,人的情绪以及动作的初始与来源,也可以从画面出发,沿着人物姿态或事件的情景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因此急切地看下一页,而页与页之间的连接全靠看书的人自己填补。这便是小人书,也就是连环画。譬如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之类,《岳飞传》最吸引人,特别是年小志高的岳云,挥动着一对大锤所向披靡……

那几书架的小人书每天上午搬出来,靠在公共楼台的墙上,面朝人们出出进进的百货公司,就像商场里租地儿用电脑给人画像一样,出租小人书也成了那个年代百货公司的组成部分。几条粗糙的木板钉的长条矮凳上,三三两两地坐着租看图书的人。出租图书的邻居女人锐利的目光一遍遍在人们身上巡察,常常在她的目光未及之处,便有邻居小孩子混迹于人们中蹭书看。或扶了膝盖弓着身子,或偎在租书人身旁的矮凳上。小人书并非专给小孩看的,仅仅是画面上的人物看上去小而已。有些大人并不嫌弃小孩子偎在旁边,有的甚至还将下面的文字读出来给孩子听。书架上的图书孩子们大半都看过了,遇到有拿不定主意的租书人,他们会自告奋勇地推荐哪些书有意思,哪些好看……

我那次发高烧,不想吃不想喝,迷迷糊糊昏睡。妈妈着急,摇醒我问想吃什么东西她去买。我提出想看邻居家的小人书,就是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的那一本。那是新来的书,邻居女人将其放在书架的最上层,别的书一分钱两本,新来的一分钱一本。书租来了,我嗅着书页的墨香翻看着那一页页的画面,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那是比吃到可口的食物都过瘾的满足。

人和路的书店里有小人书卖。铺面小,里面总是挤满了人,后来我所拥有的一本小人书就是在那些人群里挤着买来的,一毛一分钱,是《水浒传》中的一集。那些画面上的线条既抒情又叙事,比文字更形象地述说着发生在宋朝的故事:譬如街头挂着的幌子,譬如街巷里挎着篮子卖鸭梨的郅哥,譬如那时便有火葬,武大郎被火



化了的时候,有人用树枝夹出了几块骨头,准备向将来回来的武二郎有所交代,也尽了邻人的责任。画面上烟雾腾腾,风吹着若干飘带、纸幡,人们身上长长衣衫扬起的衣角……这本书被别人借去弄丢了,是一位成年人。我倚在他家门口,嘴里念念有词,可人家早已经将那事儿忘得干干净净,这让我非常失望,我是指对成年人不可信赖的失望。

书店依然令我神往,有钱没钱到那里转转,没有钱就没有资格让营业员将柜台里面和她身后书架上的书拿来看,只能在别人翻阅的时候,站了旁边看几眼,仅仅瞥几眼画面,仅仅看到几个文字。愈是如此愈是诱人,在那时繁华的商业区里,书店那间小小的门面最令我神往不已。

一天中午放学,排队走到天主教堂门前的时候,柏油路面中央燃烧着一堆大火,且不断有新的燃料填进去——一摞摞圣经和与圣经有关的文字资料,中间是铜铸的十字架,烧了很久,那十字架被烧化了一个角,柏油路面被烧出了一个挺大的洞。依然穿着黑色长袍的修女们站在高高的房檐下祈祷。我们的队伍没有散,走到戏装店的时候又看到了另一堆大火,那些花花绿绿的在舞台上烘托人物形象的服装与道具,在大火中燃烧着,令我感到痛心的是那些刀枪剑戟,曾经是那么令我神驰,譬如关公的青龙偃月刀、岳云的双锤以及包公的乌纱帽……每次路过那里,我总要进去看几眼。在大火中它们露出了本质,原来都是由好看的纸箔、纱布裱糊成的,铁丝和竹条儿做骨,挑起了舞台上的八面威风。大火烧化了这些舞

台上的假象,还有一堆书店门前的大火更旺,那里在燃烧着我心灵中的另一个世界——大堆大堆的书。

大火迷住了孩子们的眼睛,队伍散了,孩子们在大人的腿间穿来穿去。那一天,一家养鹦鹉的阁楼窗子被打开了,鹦鹉飞得到处都是;谁家的金鱼被倒在路边的下水算子口,红色的金鱼在鱼缸的碎玻璃中挣扎着;一辆地排车停在我们的楼下,邻居家的小人书全都被装上车,拉入火堆中……

日子枯寂了,特别是在冬日。福寺路是一条水果街,五六个开放的水果摊子占据了一截街道的两边,水果四季在那里飘溢着清新浓郁的果香。中间的大正药材店高大的窗前有一株仙人掌,杈杈蔓蔓长得与窗子一般高,透过不规则却又错落有致的造型,看到里面由一个个小抽屉组成的墙壁,便感受到里面的神奇气氛。那里收购杏核和橘子皮,秋冬时节一串串挂在窗外的橘子皮红灿灿地燃亮人们的眼睛。

阳光在那条街上犹如干净的抹布,每天早晨擦拭着那些夜间的阴影儿,以及那些门楣、窗板上的漆痕,以及斑斑驳驳的墙壁。游戏的孩子们常常混迹于人群,扯着过路者的衣角佯装他人的孩子;贴了买水果者的身旁,仿如与人家一块儿来买水果的,并帮着挑挑拣拣。未必是恶作剧,却是另一空间里的角色想象。我背着不到两岁的妹妹也在其中,妹妹在我背上莫名其妙地笑了,我回头发现她的怀里有了几只苹果。我厉声地问是怎么回事,是谁干的?妹妹指着旁边的几个孩子说:是他是他,还有他……我恼怒地将苹果送回



了水果摊,并说:不跟你们玩了。

其中有个孩子讨好地对我说,他家里有书,可以借给我看。

书店楼上的楼梯在黑暗中吱吱嘎嘎响,拐了一个弯,我们窸窣窸窣地挨近了门板,门却突然打开了。从对面窗子射来的光亮直刺着眼睛,那孩子的哥哥站在门边,还有一个成年人的剪影在桌子边,是那孩子的父亲,被人们叫做“大鼻子”的人像画家。

有些獐头鼠目的孩子被父兄认为又做了什么坏事,于是他赶紧解释,却期期艾艾地说不明白。我说想来借书。人像画家“大鼻子”深深叹了口气,说“都烧了都烧了……”

人和路书店楼上的人像画家画的是工笔人像,而福寺路也有个人像画家,画的是写意人像。他们的画白天都挂在外面,不同的是福寺路那位晚上拿回去,而书店楼上这位始终挂在外面。后来我知道他们画的是死人像,专为祭奠时用的。那时候翻拍一张大照片的相纸也要不少钱,更不用说加照片了。而人工画像却便宜得多,那时材料与设备比人工值钱多了。我们楼上有人去世,要设灵堂的时候,便是找“大鼻子”画像。晚上从人和路走过的时候,感到莫名的恐怖,越是不敢看墙上的画像越想看,他们从这个挤挤攘攘的世界上消失了,却留了这幅影像挂在那里,并在幽暗的路灯影里或微笑着,或意味深长,他们的旁观角色令人恼怒,没有书,没有情趣的枯寂日子,承载着的孩子们只能被他们耻笑。

我们的图画老师不再教我们画画了,他被戴了纸帽子游过街。他推着木制的婴儿车在街上走的时候,在一盏路灯下对我说:你对

线条很敏感,好好学习,将来可以画工笔,就是连环画那种。而那时候我却对大书感兴趣了,到处借书,一夜看完便还回去……

载《太原日报》

震天锣鼓

好像沉寂了很久之后,那种声音又出现在大街小巷里了。像沉埋失落已久的记忆,某一天突然出现在眼前。由于是一些打扮入时的靓男靓女在摇头挥臂地作秀,便给人很滑稽的感觉。这里说的是敲锣打鼓的事儿,是那些婚庆、酒店开张之类助兴的事儿。而在我这个年龄,或更大一些的人那里,这锣鼓的声音往往伴随着一种痛楚。

某位作家说,传统的娱乐或艺术形式随着岁月的绵延逐渐都会消亡,唯有鼓是未来大众所能接受的。其理由是生命的胚芽出现在母亲宫腔里的时候,便在接受母亲心脏跳动的声音,那种擂鼓一样韵律与节奏是与生俱来的。此说是否经得起科学考证尚且不论,但是锣鼓在人类活动中往往是很严肃的事儿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西北大地,人们在一片飞扬的尘土中擂动着腰鼓。那是一种仪式,人们在很虔诚地做着与上苍、与神灵有关的仪式。黄河两岸总有些很豪迈的事情,同时也往往是悲壮的。譬如求雨,以锣鼓震动苍天;譬如出嫁,那随风扬撒的唢呐声,本来是欢庆的曲调,吹着吹着便哀



怨了起来。也难怪，民间有哭嫁的风俗……古战场上，两军对垒时，各自的阵营都擂鼓助威，无论对阵的哪方人头落地，那鼓声始终震撼着士兵的魂魄，催其持着冷兵器前进，兵不血刃显然不是好汉。

我这里要说的，显然是与某个时代、某些事件有关。那时候的年轻人敲锣打鼓地来到一户人家门前，喊一阵口号，然后将那人家的桌子或凳子搬出来，让那家的主人站上去，将事先准备好的尖尖的、高高的纸帽子戴在那家主人的头上，然后历数其罪状，譬如你家为什么是地主，剥削的钱都藏到哪里了等等。我同学的父亲被批斗的那天晚上，戏园子门前人山人海，那都是被锣鼓声召唤来的。他曾是地主的狗崽子，小时候拿着手枪玩儿……至于他还有什么罪状也没有听清，我只是对他小时候能拿着真手枪玩儿这件事儿耿耿于怀。我父亲是很好的木匠，他给我做的手枪很逼真，极大地满足了我小时候尚武的欲望。然而，那毕竟是假的，而我同学的父亲小时候玩的是真枪，这一点令我感到震惊。我同学一家被遣送到了农村，回到了他父亲做地主崽子的地方。直到参加工作后的一天早晨，我到街上吃早点，看到做稀饭的那个老人竟然就是当年被批斗的我同学的父亲。在一个阴云密布的黄昏，我迎面又一次遇到那个老人，我想向他打听一下我同学的情况，他却低着头，任我怎么叫也不应声，匆匆忙忙远去了。

有一天半夜，我们被锣鼓声惊醒，人们都来到了街上，我和同学们被老师召到学校，年轻的班主任组织大家排好队，随着全校的队伍到大街上转了一圈便解散了。那夜老师还拿出了几只很大的

爆竹,因我的个儿在班里属于比较高的,便给了我一个。其实我不敢放那么大的爆竹,打从记事儿以来,每当过年,父亲总买一挂小鞭给我,那小鞭的威力即使拿在手上放,也不会伤着。而那夜老师给我的那只大爆竹却难坏了我,男孩子谁肯在同学面前示弱?在大家的鼓励下,我终于将那只爆竹放了,爆竹声久久回荡在学校大楼里。

从学校里出来,几个同学意犹未尽,便结伴去了东方红广场,那里果然锣鼓喧天,人们就像上足了劲的发条,无数只大鼓擂动起来,摇天震地。只可惜我在雷动的锣鼓声中睡着了,等醒来的时候,游行的队伍已经出发了,那震天的鼓声,犹如天边滚动的雷声,愈去愈远。

再后来敲锣打鼓的队伍簇拥在了上山下乡的人群旁,簇拥在支边青年的火车旁,伴着锣鼓点儿,人们的心碎了,挥洒的泪水湿了站台……

多年没有听到锣鼓声了。偶尔在街心花园里,一些怀旧的中老年人聚在一起唱老歌,不知是什么人心血来潮,找出一套锣鼓,叮叮当当地敲起来,不一会儿便被人们制止了,一则影响人们休息,再则便是勾起人们辛酸的记忆。写《悲剧的诞生》的尼采显然没有像萨特那样来过中国,更没有站到天安门城楼上看红卫兵的狂潮,不然他肯定会解释人类怎么会有那么多敲锣打鼓的理由……

载《半岛都市报》